



人世奇观
|

中国底层访谈录

廖亦武 著

BOOKOO.com.cn

人世奇观—中国底层访谈录

廖亦武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目录

碎尸犯卢人标
影子杀手赵苗苗
农民皇帝曾应龙
酒鬼高马
圆明园过客王孙
街头瞎子张无名
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遗体整容师张道陵
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三陪王小姐
嫖客唐东升
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北京混混周二黄
底层诗人赵大虎
留洋诗人高洋
被抢劫者余桂生
梦游者之妻黎英
老右派冯中慈

www.BOOKOO.com.cn

老地主周树德

老知青廖大矛

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民刊主编罗吉

民间艺人任唤琴

乞丐王

流浪儿

边缘学者洪声

床下作家汪建辉

朝圣者旺吉

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算命先生孔庆天

川西神医张松

神医信徒瞿曲

同性恋者倪冬雪

藏书家冉云飞

流浪汉王响

人世奇观——中国底层访谈录

廖亦武

老威在底层

90 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为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象一截狗屎，刚拉 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象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有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众多 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

分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 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 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海子和顾城都是因为“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 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为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 83 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 60 多年的洞箫， 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 马松认为，“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为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着，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

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钱钟书仙逝后的第 7 天草于白果林

碎尸犯卢人标

采访缘起：

1990年8月31日，太阳把山城重庆烤得象一块焦黑的馒头，我的歇斯底里症初愈，便得一机会，去重庆某看守所拜访了28岁的杀人碎尸犯卢人标。

经过两道岗哨，我随律师抵达预审科大楼，找了一间提讯室。随后，我见着已镣铐加身的卢人标，他黑脸膛，身高仅1.58米，象未发育成熟的大孩子。接着我们开始交谈，虽天气酷热，但我听得冷汁淋漓。律师始终呆在门外，他表示不敢再重温那毛骨耸然的故事。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卢人标就被执行了枪决。据说在绑赴刑场前夜，他坐在刑床上连看了三部以琼瑶小说改编的言情录相，还意犹未尽。午夜，值班警察巡查，提醒他写份遗嘱，他充耳不闻，正如《水浒》里鲁智深所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老威：请抽烟。

卢人标：还是箭牌？多给我几支，我带回监舍。

老威：房中不准吸烟，你就在这儿过足瘾吧。

卢人标：这样连着抽，会醉的。

老威：不急，有的是时间。我和我的律师是朋友，是他带我进的看守所。他在门外。我明确告诉你，我是个好奇心极强的文化人，我想和你聊聊。

卢人标：无所谓了，反正再过十几天，我的复核期满，就要绑赴刑场上西天去。我的案子谁都知道。

老威：是吗？犯人在监舍里都互相交流案情吗？

卢人标：里面太难熬，为了打发时间什么都谈。除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时也探讨怎么个死法。象我这种人当然不得好死。

老威：你的个头这么小，瘦骨伶仃，真有力气干那种事？

卢人标：是没力气，平常我连杀只鸡都手抖。我的爸爸去得早，是我妈把我拉扯大的。我对女性很崇拜，加之个头小，人就很自卑。我读过不少书，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结婚之前，我认为男女之间就应该那样花前月下地浪漫一辈子。为了把书本化为现实，我

和妈妈起早贪黑地开杂货店，攒了一笔钱。我对女孩子没啥要求，只要不讨厌我就行。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李淑之，再后来她成为我的老婆。

老威：你说慢一点，我记不过来了。

卢人标：慢的在后头，前面开场白没啥趣儿，我就尽可能地简略，你想把我的事儿写进书里吧？

老威：我是做研究的，当然要顾及事件的每一细节，这对治疗心理疾病有用。我不写通俗的凶杀案小说。

卢人标：你做研究？我可是没病的人。倘若有病，经法医鉴定属实，就不会负刑事责任。我们房里有个山里的樵夫，把老婆当柴劈了，还背着那捆血淋淋的“柴禾”翻山越岭去乡政府报案，后来通过县、地、市三级鉴定，此人患有狂躁性精神病，就送医院了。

老威：严格地说，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所谓人格力量，就是对自我心理缺陷的克服。现在，你继续讲你的事儿。

卢人标：我的老婆比我高半个脑袋，很丰满。新婚

之夜就骚得不行，把房事搞得象打仗一样，分第一战役、第二和第三战役，全没有新娘子的羞涩感。他妈的，即使不是处女你也要装一装嘛，可这娘们不，把门一扣，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脱了个精光，象头狼搂住我就啃，她喜欢在上面干事，第一战役还没打光，就把我浑身弄得伤痕累累。于是，她叫我“伤病员”，一把从床上兜起我，到卫生间洗鸳鸯澡，我完全在她的把握之中，全没有爷们儿的制空权。有一回，我说我不行了，你快把我压散架了，还是让我上来吧。可那娘们象暴君一般勃然大怒，将我翻转身子，轮圆巴掌就打屁股，她还把尿撒在我的脸上。

老威：男人做到这一步，不过性生活也罢。

卢人标：不过不行。我老婆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事儿。她说从小家穷，四口人住九平方米的小屋，虽然隔了布帘，但自己是在父母的交欢声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岁的时候，就习惯在半夜随着旧床的嘎嘎破响有节奏地向上挺身子。她已经有过好几个男人，怎样分手的我当然不敢过问。后来我阳痿了，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大郎。

老威：你老婆是潘金莲么？人都死了，你可不能这样

败坏她。

卢人标：比潘金莲还过火。潘金莲是被王婆拉下水的，她好歹只偷了西门庆一个男人，就落得千古骂名，可李淑之把我弄阳萎后，就公然把野汉子带到家里来，并把我关在卧室门外。王八蛋做到这步田地，你说好笑还是好气？偏偏我这代表男性尊严的棒槌只有到这步田地才啪地弹起！

老威：你应该找你老婆评理，如果她屡教不改，就离婚！唉，你们结婚前也太不了解对方了。

卢人标：你这是九十年代的语言，可李淑之嫁我的时候三十四岁，已赶过了趟，她只能把家庭作为幌子。她不言离婚，我也不敢开口，谁叫我那方面不行呢？剧作家魏明伦为潘金莲鸣冤，认为她和武大郎不配，才同西门庆乱来，这我赞成。

老威：你开始还说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呢，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你应该到法庭提出离婚，再找个理解你的女子，你不该放弃你的感情理想。

卢人标：“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东西就是理解，

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老威：你还算条“汉子”啊？

卢人标：我在她偷汉的空隙里与她上床，天气酷热，大家都剥得赤条条的，电扇呼拉拉疯转，把屋内的摆设都卷得摇摇晃晃。李淑之从汗渍中爬起来，冲个凉，放了盘邓丽君的歌带，第一首歌是《夜留下一片寂寞》。此时已是夜里 11 点，李淑之还嘀咕着要拉张席子到外面阶沿睡，因为在小巷内，整个夏天都铺满了露天纳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我劝住她，我说我们好好谈谈。她古里古怪地笑了，我见她笑，心一颤抖，差点哭了出来。我想在邓丽君的歌里忘却一切，与老婆重归于好，于是伸手摸她的奶子。不料她一下打开我，咬牙切齿地骑上来干。我说你慢一点，温柔一点，别把性别弄颠倒了。她说怪你自己没本事。还捉住我的小鸡鸡，又搓又拔，我急出一身冷汗，她却嘲笑：“你祖上三代都是太监吧？”这下我真火了，就趁她伏下身啃我脖子时，猛一铁头功，撞中她的前额，她还以为我开玩笑呢，捂住双眼直骂娘，我弓腰摸起事先放在床下的菜刀，双手握住刀把砍过去！

老威：当时想什么了？

卢人标：想个逮。我嗡地一声头大了，那刀片子却稳稳地陷入李淑之的前额，把那大脸分作两瓣。她嘎地坐直了，眼睛和嘴都张成山洞，要把我吞下去。她自己动手朝外拔刀，在床上使不了劲，她又下床把身子抵住墙，摇那刀把。血象眼泪一般淌了下来，她终于发出了尖叫。我冲过去堵她的嘴，与她夺刀。刀拔出来了，跟着，从那口子冲出一股血。好狠的娘们，她居然还有力气从地下捡刀，并把我从里屋追到外屋，再追到厨房。情急中，我操起剁排骨的斧子一挡，刀片子飞了。

现在我倒底翻身了。我骑在她身上，一斧接一斧地朝下砍，我听见了她的呻吟，既温柔又遥远，书里这么写过，只有女人在性交高潮时，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种哼哼声。我的棒槌变得又粗又大，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我还从没见过它这么威风凛凛。为了把这种快感，这种征服持续得更久，我就先挑肉厚的、不太致命的部位砍。手臂、小腿、大腿、屁股。但我舍不得弄破那乳房。这女人的肉太多了，一斧下去，开一条槽，她身上就多了条阴道。这世界，这屋子都是阴道！这种联想使我亢奋极了，我就丢下斧子，去舔她的血，还一口接一口地咬她

的乳头。现在我是想做什么就什么。

李淑之咽气时脑袋略略向上抬了抬，我急忙与她接了个吻。接着，我夫妻俩痛痛快快洗了个鸳鸯澡，以前，都是她主动伺候我，动作粗得象个屠夫，而这时，她变温柔了，害羞了，软绵绵的，这才是个新娘子，这才有女人味！我翻来覆去替她洗了两个多小时，感到她变得有点僵了，就将她抱回床上。

她到处都开着缝！这才够刺激！我与她交配了八次，人都累瘫了，可还意犹未尽。于是我就拣肉嫩的地方啃，我把乳头、阴唇和腋肉都生吃了。

老威：我真想呕吐。

卢人标：我当时就吐了出来，其实生肉不好吃。于是我烧了一大锅水，把李淑之的心肺掏出，煮了十分钟，再切成片，蘸姜、蒜和酱油当下酒菜，我吃了二两心片，就觉得很饱。趁着醉意，我下手割肉，并把一块块上等精肉装进五个塑料袋，冻入冰箱；骨架子和脑袋砸散之后，就地掩埋。我还把双手和双乳挂在床头，欣赏了一夜。